



转战南北

广州部队政治部連史编写組編





转战南北

部队史选编

广州部队政治部连史编写组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长沙

內容提要

《轉战南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刘老庄連”和“頑强冲杀連”两个連队的連史片断。这两个連队，在抗日战争期間，曾經艰苦卓絕地轉战在抗日敌后战場上，屢建功勋。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們又轉战南北，創造了光輝的战績。本书生动地反映了我軍指战員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轉 战 南 北

广州部队政治部連史編写組編

編号：(湘)2793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沙市展览馆路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36/9印张 3插页 57千字

1966年1月第一版 196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統一书号：10109·832 定价：(5)0.28元

出版說明

近年來，部隊開展了編寫部隊史的活動，產生了不少優秀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人民軍隊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史實。

為了繼承和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學習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我們出版了這套《部隊史選編》。

這套叢書，包括若干種。有的是一個連隊的連史作品專集；有的是幾個連隊的連史作品選集；也有的是團、營史的片斷。這些作品所記述的都是真人真事，非常親切感人，文字大都生動流暢。為了便於一般讀者閱讀，某些地方適當作了一些註釋。

這套書由廣州部隊政治部供稿，謹此致謝！

出版部队史，我們缺乏經驗，希望讀者多多
提出意見。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七月

目 录

刘老庄连.....	(1)
虎口夺粮.....	(2)
血战刘老庄.....	(15)
顽强冲杀连.....	(54)
魏家堡伏击战.....	(55)
四平攻坚.....	(70)
英雄大闹天津城.....	(100)
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	(115)
后记.....	(127)

刘老庄連

“刘老庄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四連。

这个連队于一九三八年由江苏省丰县高楼集一带的抗日自卫队改編而成。这个自卫队是在八路军挺进敌后的声威影响下自发組成的，改編后成为我苏魯豫支队一大队十連，轉战在苏北广闊的敌后战場。一九四〇年八月南下，編为新四軍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連。一九四三年春天，在苏北淮阴县刘老庄战斗中，全連八十二个勇士，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經過英勇不屈的战斗，全部壮烈殉国，可歌可泣。日本投降以后，这个連队又挺进东北，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虎口夺粮》和《血战刘老庄》，是这个連队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連史片断。

虎口夺粮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

初春的江苏淮阴城北，荒草丛生，田野死一般寂静。这时，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从盐阜区北渡运河^①，转战淮阴，往城北日寇的据点棉花庄一带匆匆走去。战士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前了望，只见遍地碉堡矗立，交通壕密如蛛网。广阔富饶的平原，被敌人蹂躏得百孔千疮。

指导员李云鹏看着这情景，不禁感慨地对连

^①运河：我国古代的伟大水利工程。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纵贯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现成为南北水运交通大动脉。此处是指经过江苏北部的一段运河。

长范全友说：“鬼子可真把老乡坑苦啦！”

连长范全友回答说：“是啊！上级命令我们来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保护春耕，担子可不轻呵！”

他们昼伏夜行，来到了离棉花庄北面十多里的和尚庄。在这个敌人鼻子下的村庄里，老乡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李云鹏、范全友、刘忠胜几个人朝村旁一户人家走去，还没有靠近房子，狗就咬了起来。紧跟着，屋子里跑出一位老大爷。李云鹏赶忙上去打招呼：“大爷，你好！”这位大爷迟疑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李云鹏接着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打鬼子，保护乡亲们春耕生产的……”刘忠胜伸出又粗又大的手，插嘴道：“我这个庄稼汉出身的人，眼巴巴地看见地丢荒了，好不痛心啊！大爷，早该种麦子啦……”这大爷一听说是新四军，挨个打量了一番，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丝笑容，拉着李云鹏的手，亲切地叨咕起来：“啊！新四军，早就打心眼里盼望你们啦！咳，是该春耕啦……”马上，他的笑容又收斂了，指着南面棉花庄鬼子的碉堡，愁眉苦脸地摇摇头说：“鬼子扫荡时，把牲口抢去一大半。现在，鬼子老呆在棉花庄里，白天黑夜出来扰乱，天天杀人放火，见青年就拉，见妇女

就抓……咳！这世道，谁敢下地。庄稼一熟，鬼子就出来一抢而光，谁又愿白辛苦一场啊！”他停了一会，忧虑地说：“唉，鬼子凶神恶煞，周围都是炮楼，你们才来这么一点队伍，能顶啥事啊！打不过鬼子，还会惹下一场祸……”

夜里，指导员李云鹏和连长范全友久久不能入眠。区里的工作干部介绍的情况，入村后遇到的情景，在他俩脑子里盘旋。他们不能不考虑到情况的确严重！这一带村庄，曾受到敌人重点“扫荡”的严酷摧残。当前，鬼子的兵力相当强大，活动十分频繁，巡逻队和谍报人员经常出来扰乱，我们的兵力却十分单薄。群众遭到鬼子的残酷迫害，情绪一时低落，还不相信连队和他们自己的力量，不敢接近我们，不容易发动起来。这一切，都给连队开展保卫春耕或夏收的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范连长向李云鹏说：“困难啊！老李，怎样开展工作呢？”

李云鹏四年前还是丰县师范学校的学生。日本鬼子占领了他的家乡，他就毅然地参了军，由于受到战火的考验，参军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年的战斗生活，使他变得坚韧、冷静。他同意连长的话，重复一句说：“是啊，是困难啊！但是，只要

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天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这么一说，他们不禁想起了营长潘黎明和教导员丁光辉在临行前的谆谆嘱咐。临行前，两位首长嘱咐说：“你们连打仗是把好手，在微山湖、草甸、黄桥，都打得很出色。现在，你们去开辟新区，保护群众春耕生产，任务不同了。你们不仅要会打硬仗，打恶仗，还要深入群众中去，像打鱼人撒网一样，要撒得开，又收得拢，依靠人民群众，跟鬼子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想到这里，李云鹏兴致勃勃地说：“老范，我们该斗一斗，把鬼子的气焰打下去！”

“成！怎么斗？”

“群众不是最恨棉花庄那个据点么？有了它，群众不能生产；有了它，群众不敢大胆靠拢我们；有了它，群众不能发动起来……”

“拔掉它？”

李云鹏摇摇头说：“不，在当前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今天拔掉它，明天它又会出来。营首长再三指示，全面打击敌人的时机尚未到来，目前必须跟鬼子斗智，袭击它，扰乱它，使它不能安生……”

夜深了，两人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东方出现了曙光。

二

春耕，季节不等人。人们心里急得如同火烧火燎。

这些天来，战士们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群众的生产情绪，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他们配合各区工作队，分散组成武装工作组，白天藏在附近的村落里，夜间四出活动。他们向群众宣传抗日，健全抗日组织，巩固民主政权，扩大民兵队伍，挖“抗日沟”^①，建立村与村之间的联防……为了便于夜间活动，还动员群众打狗，把各村各户的狗一律消灭掉。同时，号召广大群众准备生产工具、种子、肥料……等到一旦把鬼子的气焰初步打下

①抗日沟：抗日战争时期，我北方平原地带军民所挖的一种交通壕。这种交通壕，一般宽五尺，深四尺左右，两边的浮土高一尺左右。一遇敌情，我军民就可在里面机动转移，寻找战机，也可以阻止敌人的车辆、骑兵通过，延缓敌人的冲击。

去，立刻进行抢种，把春麦播种下去。

一天夜里，袭击的时机到了。

星光暗淡。在这淮阴城北的荒原上，全连战士们整队集合，村里的青年也汇集在一起，拿着红缨枪、大砍刀、手榴弹……等待着出发的命令。指导员李云鹏拉着连长范全友的手说：“只要你们枪声一响，我们就动手。”范连长全副武装，带领着一排战士们，向鬼子的据点棉花庄碉堡走去。

出击的队伍，怀着对敌人的仇恨，拉着长长的行列，消失在黑夜里了……

霎时间，棉花庄碉堡四周，枪声大作，范连长带着一排战士们，给碉堡里的敌人以猛烈的袭击，吸引了敌人的火力。

这时，在棉花庄南边，指导员李云鹏把驳壳枪一挥，大喊：“开始！”

他率领战士们和民兵群众，飞一般向公路奔去。公路上，响起了一片镐头的碰击声，钳子绞电线声，刀斧砍电线杆声。无数的群众连夜迅速地把砍断的电线杆和电线统统搬走，烧的烧了，藏的藏了。鬼子急于用电话跟附近的据点联系，电话不通了。他们要兵，援兵来不了；要粮，汽车开不来，只

得胆战心惊地缩在乌龟壳——碉堡里。

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北至盐河，东至六塘河，南至运河，都有兄弟部队在袭击敌人，扰乱敌人。胜利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群众，他们一面配合部队继续袭击和扰乱敌人，巡逻放哨，封锁消息，捕捉鬼子的哨兵和谍报人员，捉拿汉奸，破坏公路，剪电线，使鬼子坐立不安；一面抓紧这大好时机，开展春耕生产。

他们说：“鬼子出碉堡就打，鬼子不来就抢种，劳武结合，生产战斗两不误。”

白天，连队派出少数战士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化装成送肥的、锄草的，跟民兵一起，在碉堡附近放出了警戒。大部分战士跟群众一起，在田地里紧张地劳动着，一旦遇到敌情，呼啸一声，立刻放下劳动工具，拔出自己的枪，猛烈射击，消灭来犯的敌人。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通讯员、炊事员、战士……都下地劳动，插在老乡们中间，尽抢重活干。村里耕牛不够，四班长刘忠胜力气大得象条牛，背纤似的拉着犁跑。这位长工出身的苏北大汉，经过频繁的战斗考验，已是个共产党员了。指导员李云鹏耷下锄头，赶过来要帮他一把，他

一手拉住指导员说：“嘿嘿，咱用不着帮手，这活儿咱当长工时常干咧！”李云鹏不由分说，捞起拉犁的绳子就往肩上套……

这时，孙尊明肩上斜背着一支小马枪，挑着满满的两筐肥料，大甩着一只手向地里奔来。几年前，这个喊着八路叔叔给他父亲报仇的小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在连队担任了文化教员。他一边挑担，一边放开喉咙唱着：

我們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无论誰要强占去，
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这样，战士们一面战斗，一面帮助人民劳动，渡过了春荒，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三

麦子熟了，丰收在望，乡亲们眼里闪现着喜悦的光辉。

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棉花庄的敌人正在增

兵、拉伕。鬼子放风说：要修复公路。这时，棉花庄周围村庄的民兵，进一步组织了联防，加强了巡逻放哨，保护庄稼，防止敌人的抢粮活动。指导员李云鹏和连长范全友听到村干部反映鬼子活动的消息，立即研究了敌情。“敌人增兵、拉伕，这一举一动，能说是修路吗？”李云鹏想起了上级的指示，眉头一皱，肯定地说：“敌人修路是虚，抢粮是实，我们决不能让鬼子得到一粒粮食，一定要在虎口里把粮食抢收回来！”

第二天，夜幕刚刚降临，村庄里人影晃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推着车，挑着筐。手里拿着磨得锋利的镰刀的群众，也正在分头集合。

李云鹏走到一排战士们面前，低沉而有力地說：“你们向棉花庄方向巡逻，任务是艰巨的。鬼子一露头，你们就坚决把它顶回去！”

连长范全友对指导员说：“你们放心收割，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住！”

这是一场跟鬼子抢夺粮食的战斗。

范全友带领巡逻的战士们刚走，李云鹏率领二、三排战士，村干部带领抢收的群众，像风一般卷入黑茫茫的麦田里。在这静悄悄的夜里，没有歌

声，没有平日的谈笑声，只有紧张的劳动。他们挽起裤脚、衣袖，挥着镰刀，割的割，搬的搬。只听得割麦的“嚓嚓”声，手推车的吱呀声，急促的脚步声。老乡们在互相督促着：“快点！”“不要说话！”“不要抽烟！”“不要暴露目标！”

突然，“啪！啪！”激烈的枪声传遍了原野。割麦的群众听到枪声，抬头望望，心一下绷紧了。连部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李云鹏报告：“鬼子出动了，正向麦田走来，连长带一排跟鬼子遭遇了！”

李云鹏镇静地说：“乡亲们，不要慌，快割，快运！”

他立刻调整了劳动组织，命令刘忠胜和身强力壮的战士们，跟村干部一起，组织青壮年群众，把收割下来的麦子运走，命令孙尊明带领连部的勤杂人员跟老乡一起负责收藏。

枪声逐渐稀疏下来。连长范全友和一排战士们，在棉花庄附近消灭了几个鬼子，把鬼子一支十多人的巡逻队顶回去了。

黎明的曙光从地平线上透出来。一夜之间，大片的麦田突然变得光秃秃的，而那些麦子和割麦子的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